

周百义

文存

第二卷

周百义 著

文存 | 周百义

周百义 著
第二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百义文存 (一、二、三卷) / 周百义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54-7367-7

I. ①周…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编辑工作—出版工作—文集 IV. ①I217.2②G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652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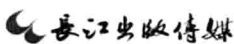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杜东辉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 93.25 插页: 12 页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15 千字

定价: 132.00 元 (套)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上世纪 90 年代在长江社社长任上

组稿情况及责任编辑意见：

这是三年前向河南作者约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小说以康熙末年为背景，主要展示众多太子为争夺继承权而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塑造了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师生、奴才等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主要塑造了胤禩这一叛逆上的个性特征。

这部小说比时下的一般历史小说略高一筹，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作者对清朝政治、经济、文化、典章制度研究较为透彻，对帝后描写比较生活游刃有余，其中对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化谙熟于心，行文吟诗作赋，流古至今，显出其功底深厚，无疑增添作品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二是作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风范颇有研究，行文之流畅，大开大阖，张弛有度，既有箭拔弩张之密，又有阳春白雪吟诵之疏，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均生动形象，令人如身临其境，其中不少章节堪称佳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理事”，所著四卷本《康熙大帝》获河南省近四十年优秀作品一等奖。现为河南省艺术剧院从艺四十年的作品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本，为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登载，受书家马溯、侯家驹首肯并题写片名。《雍正》一如其《康熙》，将不久为一部优秀历史小说。

作为《康熙》一书四卷中只则合行十卷，分则一万四千册（约行版数）其书所引资料，比《雍正》我原先在空档上做些工作，争取订订五十册以上，待之后出版。初印时我社又多编印一些。

此书字虽难辨，发刊前我再认真整理。

请审定！

周石义

二月河先生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审稿单

目 录

Contents

文学评论

浅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3
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	
——读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九王夺嫡》	13
诗化的历史小说王国	
——读赵玫的唐宫三部曲	21
《孔子》：井上靖和杨书案审美追求的异同比较	30
历史进程中的人性谛视	
——读长篇小说《金屋》	38
略论《诱惑》的死亡意识	45
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艺术特色	49
关于历史小说《张居正》与熊召政对话	58
《张居正》出版前后及历史小说的创作	66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从接受角度看历史小说	70
历史小说的辉煌与失落	73
一个清醒者的悲剧	77
历史的偶然和性格的必然	79
《金屋》语言的柔婉之美	81

关于长篇小说《城的灯》的对话	83
关于长篇小说《战争传说》的对话	86
略谈《孙武子》	90
才子之书	
——读《中国当代才子书》	97
没有忘却的记忆	
——读《抗战飞行日记》有感	99
写在《天风诗草》出版之际	102
我们为什么放飞这批“九头鸟”	
——让九头鸟展翅高飞	104
写作与读书	106

序与跋

《岁月通道丛书》前言	111
《涟漪集》序	113
《中国乡村生活实录》序	116
《攀岩的青藤花》序	118
《编辑学原理》序	120
《商城艺苑人物撷英》序	121
《江南烟雨塞北雪》序	124
《放歌大别山》序	126
《书业问道》序	128
《湖北省出版科研论文选》序	132
《曾庆棠散文集》序	135
《县长笔记》序	138
《劝忍百箴》序	141
《出版的文化守望》自序	145
《单身贵族》跋	148
《黑月亮》后记	150
《书旅留痕》后记	151

《山野的呼唤》后记	153
《书业行知录》后记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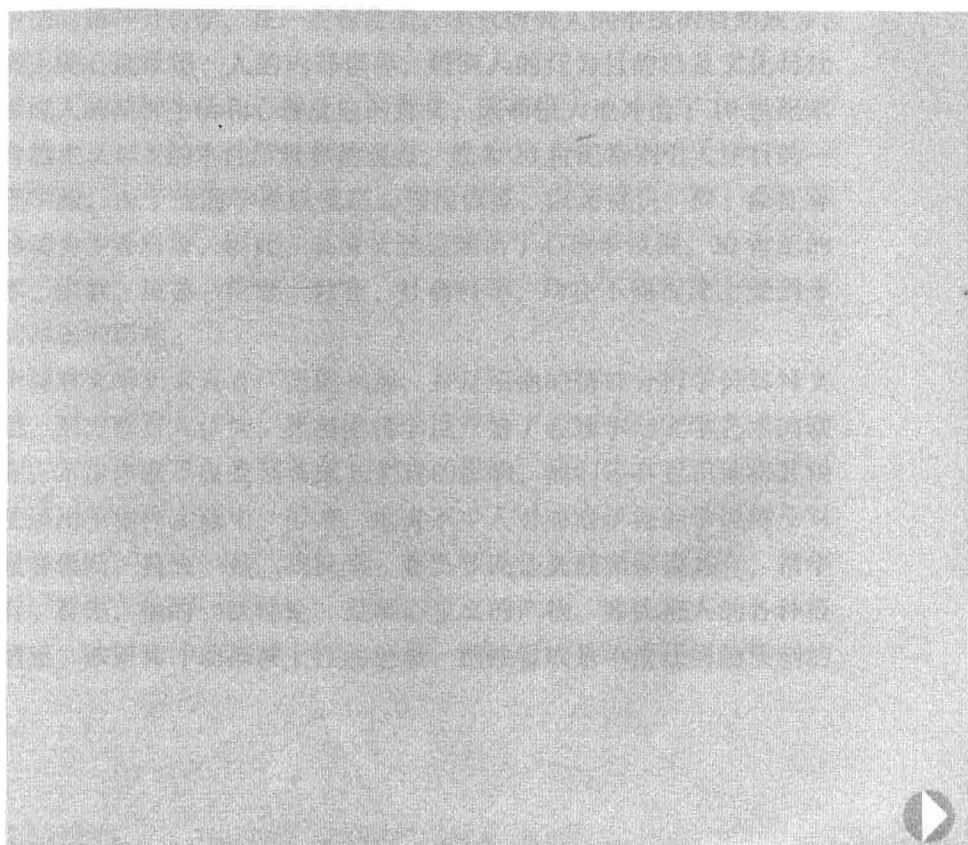
书与人

记青年作家李佩甫	159
竹林印象	161
天一阁随想	163
西子湖畔长相忆	167
沐浴书香	169
法国书展掠影	171
走近二月河	174
那双眼睛	178
近距离还是远距离	181
《美人赠我蒙汗药》与王朔	183
吴伟克和他的“体演文化教学法”	186

报告文学

兰台悠悠三十载	191
在死神的指缝里	194
编著情谊二十载	
——我与二月河	198
变调的田园牧歌	211
当代中国“官场病”	
——从民谣说起	235
步履艰难的中国	277
反黑在行动	355

第二卷 文学评论



浅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 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个时代的哲学、心理学、美学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以它展示出的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元化的态势来看，无疑吸收、移植、借鉴了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美学理论的某些观点，受到了这些理论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其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也给新时期小说的变革带来一些活力。本文拟就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作一探讨。

—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研究人的本质的自然成分，而且还剖析人的心理欲望、人的内部世界，研究人的行为目的以及文化与社会教育对形成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反应的意义，因而极大地冲击了19世纪末机械论和自然主义对人的本性所解释的观点，成为20世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心理学派。由于他的学说以变态心理为依据，以无意识、梦、象征等人类精神活动为主要对象，因此，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心理学范围。20世纪的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伦理、教育、社会科学，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弗氏心理学的冲击和影响。

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兴趣，并且用他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文学艺术问题。西方曾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学说开始了心理学与文学艺术的联系。在西方，不少作家不仅受到弗氏文艺观的影响，他们还有意识地将其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创作实践中。但是，也有不少人对于弗洛伊德的学说持反对的意见。毁誉褒贬，莫衷一是。我认为：弗氏学说是真理和谬误共存，精华和糟粕皆有。首先，他的“泛性论”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弗氏把人的各种极其复杂的情感、欲望和冲动都蒙上性的色彩，把性看成是不受任何物质制约

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生命的内驱力和本质。这样，人的基本特征——社会性就成了非本质、外在的东西，从而抹杀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同时，他过分渲染无意识的盲目性、无逻辑性、不可捉摸性，把无意识看成是本能的汹涌和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生物学的观点看问题。实际上，无意识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反复深化和强化的结果，是民族历史经验的积淀。他的学生荣格后来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的观点，便比他的无意识学说在某些程度上要合理得多了。另外，他在文艺观上，过分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个人动机，无限地夸大了情欲在生活和创作中的作用，并用性欲的抑制和满足来解释文学艺术现象，集中体现出弗氏文艺观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我认为，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许多错误和偏颇，可是对于我们教条化的贫困的哲学和失去本位的文学有一定的补充和匡正作用。列宁曾指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聪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用辩证唯心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愚蠢这个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个词来代替。”^①因此，我们对待弗氏学说，应当持一种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评估。

近年来，小说创作在对以往历史的自我反省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开放格局，但无论什么流派和风格，都明显呈现出一种“向内转”的趋势。这是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尤其是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影响所致。

二

纵观新时期小说异彩纷呈的景观，最早受到弗氏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当推被人冠之为“东方意识流”的小说。

“意识流”小说是从弗氏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无意识”中受到启发的（当然，还有詹姆斯的意识流动学说）。弗氏把人的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无意识。意识是与直接感知有关的心理部分，可以用语言表达，有目的性，是人的自觉性活动，并受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的影响。无意识处于人类心理结构的最深层。其特征是它的原始性、主动性、非逻辑性、非语言性和非社会性、无目的性。但意识皆起源于无意识，无意识是人过去经验的仓库，人的行动的总指挥。乔依斯创作的《尤利西斯》、《一个青年艺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

术家的画像》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去表现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相互流动中的复杂心态，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复杂性找到一种相应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我国，虽然过去已有人在小说中对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过描绘，但那还仅是故事中事件和人物行为的折射，真正深入到人的无意识领域，并在整个作品中以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结构情节的小说，王蒙是第一人。他的《夜的眼》、《春之声》、《布礼》、《风筝飘带》、《蝴蝶》等小说，展示了意识和潜意识的交织，表现了外部活动和内心活动的相互关系，突出了过去经验对现在的影响及其与现在活动的统一，使作品出现复杂的层次，在一种新的透视的基础上形成了立体的经验结构和叙述结构。他在《春之声》里，描写一个过年回家乡的科研干部，坐在一辆条件恶劣的闷罐火车里，思绪突破时空限制，外国中国、城市乡村、过去现在满天开花。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以新奇的表现手法出现在新时期文坛上，引起了批评界、创作界极大关注。有人非议，有人赞赏。也有人愤然慨之，说王蒙拾了外国人的牙慧。王蒙不以为然。他表示：“我不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受到的启发。”“请别以为写心理活动是外国人的专利。”（《关于春之声的通信》）王蒙这种大胆尝试，启发和引导了一大批作家。从此，写人的意识流动的作品纷纷问世，终于汇成了一股大潮，其中佼佼者，当数张承志。他的《北方的河》、《绿夜》、《老桥》、《大坂》都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如果说，“意识流”作品还只是从形式上，在表现技巧上受到弗氏学说启发的话，那么描写性意识、性心理的小说，则是直接从弗氏关于人的内驱力的阐述中得到启迪的。这种大胆的描写，从十年禁欲主义的藩篱中走出来，始而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儿童，战战兢兢，试试探探，但终于成了一条大汉，令人瞩目。如果我们从纵向来回顾这十年历史，可以认为：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对宋宝琦、谢惠敏的描写是性心理小说的滥觞。不过，在这里，这两个少年是以变态心理来表现性意识的。到了《爱情的位置》中，刘心武则是大声地疾呼：应当给爱情一席之地。这里，虽然他是把爱情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但间接地表达了人对更深层次的自然欲望的渴求。到了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作者则以精细的笔触，写出了主人公被压抑的性苦闷和性冲突。尽管在字里行间没有涉及“性”，但读后却能使人感到，人的本能在压抑下变形变态的痛苦扭曲。

如果说，上述作品还只是曲折地反映了人的性意识觉醒的话，那么到了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直接描写了一对没有文化、精神匮乏的乡村青年的原始本能冲动。不过，真正把人的本能作为小说描写的中心来揭示人的本质的作品，还当推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说以男主人公性功能失而复得为轴心，展现了主人公性的渴望、枯萎、复苏、超脱的轨迹。由于张贤亮大胆直率地揭开了性爱的面纱，近两年，描写性心理、性意识的作品竞相涌现。一批在国内卓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如贾平凹、王安忆等，都以性意识为轴心来转动其艺术生命的车轮，使我们窥察到化入人本体的社会因子，同时展示了人的灵魂的最深层。他们这方面的代表作则是《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黑氏》、《远山野情》等。

但我们看到，以上这些作品中关于性意识的描写，其表现形式还停留在可以感知的意识层。继之，又有作家将探索的笔触伸向了惊世骇俗的“俄狄浦斯情结”。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氏用精神分析去解释哈姆莱特迟迟不去杀死克劳狄斯的原因，是由于哈姆莱特在意识深层同样爱着母亲所引起的，是恋母情绪在作祟。对达·芬奇的《岩间圣母》的分析中，弗氏认为婴儿的神态所表现的“恋母情绪”，正是达·芬奇本人恋母情绪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违背人伦的性恋，弗氏认为是“全人类或至少男性的一半的先天禀赋”，不过，这种乱伦的欲望，在超我和自我的约束下，被控制在无意识中，不为一般人所易觉察罢了。描写这类“俄狄浦斯情结”的作者，比较明显的是王安忆在《小鲍庄》中对拾来形象的塑造。拾来由于是从路上捡来的，和大姑失去了显在的母子关系的伦理防范，拾来潜意识深层中的“恋母情绪”便最终转化为对大姑清醒的性恋慕。拾来在后来相识的二婶身上，既找到了自己的性对象，又找到了失去的母爱，使压抑已久的“恋母情绪”得到了满足。

弗氏《梦的解析》、《妄想与梦》、《创造性作家与白昼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等著作。认为文学与梦有许多共同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两者皆源于无意识领域，“梦是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经过伪装的）满足”，“是利用象征来表现其伪装的隐匿思想”。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黑色幽默派”、“荒诞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这种理论的影响。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把梦作为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借梦来抒写人在无意识状态下的自由联想，用象征、变形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已经不乏其人其文。不少小说借梦来结构全文，借梦来塑造人物，借梦来点明深化主题，简直是梦笔生花，令人心飞神驰。戴厚英的《人啊人》写了三个人的梦，每一

个梦都有力地揭示了一定象征意义。张贤亮《临街的窗》写的全是梦境，通过梦境透视出荒诞而又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影像。

与此同时，不少作家还写了一些睁着眼睛的“白日梦”。小说中写的虽不是梦境，但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梦中人的自由思维的非完整状态。如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宗璞《泥沼中的头颅》等，他们以其独特的审美传导方式，着重写各种非常心态，如醉态、梦态、病态、错觉、幻觉，来构成观察和描述人物事件的特殊视点和视角。韩少功的《女女女》、《爸爸爸》中，有许多构图都是以病态疯态的丙崽来作视点的。吴若增《脸皮招领启事》写某局长、某大学教授、某丈夫因为爱虚荣而丢了“脸皮”成为“蒙面人”，分别到某办事处招领自己丢失的脸皮。这一类写“白日梦”的小说，以其独特的传导方式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它通过象征、寓意、对比等手法拉紧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它很少让人只就它本身来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种本来外在于它的内容意义。”（黑格尔语）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氏在《梦的解析》中提到的梦的象征性、梦的暗示手法的迹象，也可以找到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和宗璞《我是谁》中两条缩身拱背的大虫的联系，可以从韩少功的丙崽、刘索拉的小个子中看到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疯子的身影，可以从功能圈，五条北方的河，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花园街五号，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一匹杂色的“马”……中看到象征、暗示的认识价值。

当然，新时期小说中，还有用弗氏人格学说来表现人的性格多层次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如航鹰的《东方女性》、苏叔阳的《故土》等等一大批作品。在《东方女性》中，女主人公的丈夫同一位女孩子发生性关系后，主动向她忏悔并出走，等待离婚。妻子面对这个拆散自己家庭的女孩，“母性的爱和女人的恨，像两把钝齿锯子交替锯着我的心，撕着肉，滴着血”。最后，无匹敌的母爱，神圣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占了上风，女主人公用人间的友爱和温暖，召回了女孩生存的勇气。

三

以上，我们粗略地描述了弗氏学说对新时期小说创作所带来的具体变化。这种冲击和影响，正如弗氏学说在西方刚刚传播，并对西方整个意识形态和医学科学产生影响时一样，反应因人而异，众说纷纭。有人视而不见，“至于有的作家在艺术表现上侧重内心，展示意识流动过程，那是作家自己的事，

并非就是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①。有人把近年来小说中某些格调不高的描写完全归罪于弗氏学说^②。但也有不少作家、评论家对弗氏学说的积极影响给予了首肯。研究西方文论的乐黛云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不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引起了很大的变革。”^③青年作家矫健在一篇创作谈中也指出，他新近发表的一组小说，便是受了弗洛伊德关于人类世界经历过神话时代、宗教时代、科学时代这样一种理论的影响^④。那么，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史上，应当如何评价“弗洛伊德热”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呢？本人不揣浅陋，试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其得失：

（一）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灵世界深层结构的揭示，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肯定了人自由的生命本质。作为文学主体的人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和超越，进一步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

人是什么？这是哲学探究的目标，也是文学所表现的极致。然而，对人的认识，古今中外，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日渐完善的繁琐而又无所不至的伦理纲常扼杀了人的一切自由。尽管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戴震曾呼吁解除强加在人身上的理学规范，但应者寥寥，无济于事。“五四”运动，三四十年代，也曾发出“人的解放”的呼声，但这微弱的呐喊根本没有撼动坚如磐石的封建意识。到了“文革”，由于封建专制的变相复辟，人的仅有的一点尊严、价值又都被毁灭了。粉碎“四人帮”后，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得到了重新确认。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使文学也露出了生机。从刘心武第一次发出“救救孩子”开始，作家们便在小说中寻找真正的人，在呼唤着社会主义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但是，由于因袭和重负，由于旧的观念的影响，文学界有一部分作家还认为文学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于是，文学便成了表达某种思想的工具，人物也就成了历次政治运动载浮载沉的附着物。因此，不少一时获得“轰动效应”的作品，时过境迁，便很快被读者遗忘。究其原因，在创作动机上，他们还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从艺术传达上来看，他们还停留在“生活故事化，人物性格化”这两个层次上，艺术的笔触还没有伸向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缺

① 见《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第7页。

② 见《光明日报》1987年2月5日苏华一文。

③ 《小说评论》1985年第4期。

④ 《小说选刊》1987年第2期。

少与读者心灵产生对应的共振点。

弗氏学说的再一次空前的传播，则使作家对人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人们从这里窥视到了：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盲目、黑暗、无意识的冲动。善与恶、美与丑、光明和黑暗、渺小和伟大，一切世俗的、平凡的、甚至是病态的，都深潜在人的内心深处。

弗氏对人的研究和认识，尽管很大程度上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问题，没有注意到人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但他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论述，则使作家们找到了一把进入人的内心世界的钥匙，而受弗氏影响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又为他们理解弗氏学说找到了佐证。他们的小说从写情节、写人物进入了“人物内心审美化”的多元化的发展阶段。作家们注意到了人的无意识领域，注意到了在表象掩盖下的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作家们从对人物外部行为的审美观照进入到人的内心的感觉、知觉、幻觉、想象、联想、情感冲突、意识流动等图景，注意到了以性意识为突破口来开拓丰富的人性内容。意识流小说、新感觉派、主观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尽管不同流派、不同走向异彩纷呈，但其共同点都表现在他们将人的内心世界变成文学的表现对象，表现在他们都注意到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整体性。河南作家齐岸青的长篇小说《诱惑》中的“父亲”，既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浸润的理想人物，是慈父，但又是一个具有农民式的狭隘、暴君式的蛮横、市民般的庸俗的复杂人物。这类小说，虽然还应归之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之中，但他对人的本质世界的重新认识则使整部作品充满了现代意识。弗氏学说尽管还有某些主观性，不合理之处，但他对人的本质的阐述，则使我们的文学回到了“人学”的位置上来了。

（二）弗氏对文学创作产生于无意识领域的论述，指出了创作主体精神自由的决定作用，强调了作家的艺术人格和心灵自主性的重要意义。这对我们探讨创作心理，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是一个启迪。

弗氏在《释梦》、《妄想与梦》、《创造性作家与昼夜》等专著中，揭示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无意识中被压抑的愿望，经过作家浓缩、转移乃至升华，除去本能欲望中性欲的色彩，使之以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富有社会价值”的东西。弗氏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艺术人格中的“升华”能力。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知道怎样苦心经营他的昼梦，使之失去那种刺人耳朵的个人音调，变得对旁人来说也是可供欣赏的。”（《精神分析引论》）弗氏关于艺术人格的“升华”学说，虽然还是建立在人的“本能”这种生物基础上，但他这种肯定文学创作是作家独特的精